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盡十五日乙巳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賀太上皇於延福宮并詔百官僧道出南薰門赴軍前致賀二將遺吏曰是日有旨令百官僧道往軍前致賀尼堪傳令止絶之

舊制正旦日朝會車駕坐大慶殿諸國使人入賀殿庭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量冠白袍青緣諸州進表官各執方物入殿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帶如漢儀大使拜見立左右其拜以兩手着右肩為一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襆制服緋窄袍金蹀躞皮靴人手展拜高麗與南交州使人並入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

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氊笠金絲戰袍束並妻男同
來乘駱馳氊兠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瘠纏頭緋衣上
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蕃椎髻烏氊並如僧人禮拜
入見旋賜漢裝金襖之數更有真臘大理等國有時朝
賀大遼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
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蕃國在瞻雲館懷遠驛唯大遼
高麗就館賜宴是歳圍城中遇正旦而命親王就𢿱帳
中致賀都人傷感繼之以泣　濟王景王詣金軍賀得

金銀數斤以歸尼堪遣其子真珠大王同使人八人入
內賀正
二日壬辰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拜先聖諸受
內金銀輸納不絕絹已畢數係秉括根括高傑高伸家
收藏昨蒙聖旨根括權貴之家金銀表段據南壁根括
官陳著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先將金銀令幹當人
劉均次押往見高傑家收藏本府遂差人勾劉均出頭
其高伸却與兄高傑穿執親來本府庭下高傑係金吾

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勝計今將倚恃官高庇護幹當人却各乃親自出頭抵靠實恐難以集事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奉聖旨高伸輒至公庭有虧臣體高伸落職高傑降充左衛率府軍

三日癸巳兵馬大元帥次東平府　王以正旦過華縣宿陽穀縣二日過景德鎮宿迷魂寨至是到東平府本路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黃潛厚轉運判官閻丘陞以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夾道駢肩驩呼之聲溢滿

城市

四日甲午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　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詔曰敕某州守臣某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盡得河北河東永固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割交其寔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自大金臨城堅守禦敵終至失守出城歸款所有重兵雖不下城猶稱只候此交割州軍撫定了當然後收斂仍取了應合交州府官員在京血屬執質才候撫定了

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刷到石州种廣家屬送還軍前稱石州早已歸款遣回不用足知其餘家屬才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堅守未降足認勤王保衛社稷不顧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下若迤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社稷之禍豈如早毁樓櫓開門出降撫定本土人民外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客旅人等元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猶不能保若汝等不務順從其於宗社無

所裨益所在亦必不保慎毋執迷故兹詔諭想宜
知悉是日持此詔之寨中泣血録曰金人遣使廹朝廷
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自聶昌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
庭往而兩河守臣人民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累日
才得石州朝廷不得已乃降詔諭南京先是正月一日
金人同撫諭使臣賫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
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其故忽覽來奏知撫諭詔書已到
又知南京蒙大金更不攻打喜極出涕所須金銀疋帛

當竭力應付一疋一兩不可存留根括係官吏民庶人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京城見在收拾犒軍務在罄竭近詔書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亦可以此意曉諭官吏民庶勿更執迷恐誤大事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

五日乙未大元帥命官往祀岱嶽　日記曰康王念二聖久被圍閉涕泗懷憂乃命官往祀嶽廟所禱國祚無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詞曰伏以國逢災會諒大數之

難逃神有威靈冀隆仁之垂佑念當艱棘遂發忱誠望峻極以傾心罄虔恭而歸命伏念宣和叢弊失在於驕奢靖康嗣新方崇於勤儉登寶位之未幾忽金兵之大至初通和好之情終肆憑陵之禍今則金湯失險社稷阽危君父何為横罹憂辱生靈無罪大被誅鉏係累成羣去作他方之鬼逋逃遍地皆為失業之民雖幸免於刀兵亦必填於溝壑況刻深之巨禍發於隐伏之奸謀慘不忍言空成隕涕措躬無地請命於神伏望昭鑒俯臨

寶慈眷皇朝有積累之舊念嗣君無侈汰之愆平時康樂之民率多良善中間有識之士不懈薰修家何一概而亡情詎勝於哀痛況今首尾已歴冬春尚或交兵未罷願察幺微之懇特差救護之仁使金人未足之心不為已甚畀趙宋無疆之福復見太平

七日丁酉雨雪天寒地凍如鏡行者不能立足人馬皆不可行

八日戊戌何㮚使軍前還尚書省揭榜何㮚使軍前懇

尼堪乞減金銀表叚尼堪不從旣歸尚書省揭榜云准
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表叚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千
分未及所須之一專遣右僕射何㮚躬詣軍前懇告乃
恠問謂京城人民衆多必隱蔵欺誕大金全活一城生
靈無以為報性命旣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
壁官急行根括御史臺催促覺察自宰相以下未納金
銀指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司勾呼禁
繫枷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訊拷枷項促催

肴相望於市人不聊生

九月巳亥上朝太上皇於延福宮宣和録曰是日太上皇后皇后偕至置酒食甚歎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遣高尚書持書來高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亦不欲出郊而何㮚獨議必行上信之㮚因歸堂自敕曰孫傅謝克家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軍前時何㮚自謂折衝有術對金使歌

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笑久之遂出手
詔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或云是日
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
為辭遺史曰金人遣人使來請上詣軍前云農務將興
及徽號事須當面議之乃降詔曰朕初十日出郊見兩
元帥議徽號咨爾衆士各宜知悉封氏編年曰吳革見
詔謂親信曰天文帝坐甚傾車駕若出必見留乃見宰
相何㮚曰此度駕出必墮敵計願相公奏上勿出㮚曰

二太子邀駕無他秖為要上加金國徽號必不留也草曰敵情難測焉敢取信梟懦怯不知所為戰悼失色而草言終不見聽乃請於樞密院張叔夜孫傅乞奏二人雖入而奏而業已議行矣

十日庚子車駕再幸青城軍前遣史曰上出郊以皇太子監國以孫傅為留守尚書梅執禮副之識者謂鴻門之會豈可再行也哉是日士庶僧道往南薰門候駕迨晚榜示詔云朕出郊議加徽號事會諸將未集來日回

內仰居民安業孫覿狀曰正月初九日二將致書請上出城議尊號何㮚面奏冝如書十日復幸青城舍親王位供帳蕭然饋餉皆不至羣臣相顧失色蕭慶諷李若水留吏三百人餘悉遣故人多放還者於是金人以數輩持兵守閣謹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燃薪擊柝傳呼達旦上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上之再幸敵營也何㮚曹輔吳幵莫儔李若水譚世勣司馬朴汪藻孫覿扈駕從行上至青城舍於端成殿東廡是夜

衾枕不宿戒席土床而寢何臬已下皆置之别室上之出也人無知者忽見榜示言駕詣大金軍前議加上徽號仰軍民安静不得扇惑衆大駭時上已出矣中外莫不寒心靖康遺録曰自十二月至正月金帛不足無如之何敵催廹逾急頻數號令欲縱兵入城百姓輙驚不安其室上以問蕭慶答云此事須陛下自見元帥乃可了畢會尼堪亦遣人來請再相見上疑敵人見欺意欲無往而金銀不足恐其縱兵不得已乃令皇太子監國樞

密使孫傅為留守上密謂傅曰至敵寨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餘人擁上皇及太子潰圍南奔我從金人之命死生以之遂以初十日駕復出何㮚以下皆從既至青城尼堪不相見　上於前所居舍内嚴兵護守靖康别録曰金使請上諳軍前加金主徽號先是都堂集議加金主徽號曰繼天集統昭德定功惇仁體信修文振武光聖皇帝太常博士華初平力爭以為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藻

之為太常少卿草定册文去冬遣馮澥等充奉册寳使及河敵騎大入乃還至是遂親上之諭河北軍民手詔

宣和録曰是日三省樞密使院同奉聖旨朕自即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尚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忿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實

未歛兵欲質我太上皇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難守金兵終不退歸朕上禱皇天未之震怒下告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敵人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誠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號保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於敵人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土

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玆詔示宣此至懐上至
軍前降御筆令王若冲邵成章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
議事
十一日辛丑駕在青城尚書省揭榜為金人疋段數少
聖駕未得歸回遺史曰士庶僧道雲集於南薫門候駕
回午漏帶御器械汪宗沔自御前回俄有榜云王帶御
傳到聖旨大金元帥因金銀疋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
事屬緊切在京士庶各懐憂君之心不問貴賤金銀疋

叚火急盡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隱藏人依軍法
人心惶惶不安尚書省榜奉御批累見令高尚書傳元
帥台令為金銀表叚數少且留車駕在此俟見足數方
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具數目明批上歷限十五日以
前送納如有顧惜隱藏却因搜撿告首發覺便行軍法
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宮主王時雍等僧道之技術官
放出宮人開封府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頭彭端等
公吏魯經祗應倡優及兩軍祗應人大小園子曾在行

幸局祗應人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臣曹剛等
大宗正司宗室三衙曾經運輦官兵級內東門司妃嬪
并龍德宮入內黄院子衛士幕士等各令知悉士庶見
榜以駕留敵寨隨坊巷集隊伍裒聚金銀獻者不可勝
數朝廷將大內器物并龍德宮諸王所之數悉將以獻
自宣德門至南薫門軍民運金銀器物者接踵百姓所
獻數目各書其姓名用木床羅列而獻上充塞道路王
帶御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甚怪金銀絲段數少朕再三

愬告云京師居民甚衆必不止此仰開封府尹告示戚里權豪士庶各體朕意日下分頭差官根括事體隙急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尋差下廂家至戶到店客戶倡優戶例皆攤認一城騷然自是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呼百官豪富之家捶楚催督哀怨之聲不忍聞矣　宣和録曰是日敵減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以欲上金主尊號故也於是鄆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執

政馮澥曹輔翰林院學士吳幵莫儔直學士院孫覿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八人分居青城齋宮別室朝夕起居如儀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斡里雅布軍中上通謁二將不見禮數迥異於前上不勝憂懣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自將本州人一千人號二千人前來聽候指揮奉王旨即日劄子仰下疾速取便路前去開德府駐劄聽候元帥宗澤節制

十二日壬寅駕在青城金人索上元燈道路相傳二將城外作上元節觀燈凡在京師御前及諸寺觀正店皆赴府納燈街中擻擔不絶又取景龍寶籙宫當年放燈金珠琉璃纓絡燈珠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自月初至此十日之間寺觀宫殿所有上元燈飾徵求殆盡

十三日癸卯駕在青城樞密院編修官胡程太學生余覺民上尼堪書　宣和録曰樞密院編修官胡程書畧言優禮我寡君則庶民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

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太學諸生數百人泣詣於南薰門上書於大金元帥金銀事乞車駕還內朝廷大臣陰以兵攔截又厲聲云諸生不可恐致生事遂出榜曉示有詣闕上書者須用樞密院令賫達於是諸生懷書至樞密院轉達彈壓官恐生變止之靖康小録曰是日王宗沔同敵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宫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

所爲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郎官押御前冠冕軍中而金人有文字須要至上前呈過方赴軍中交納郎官出門至上所居幕次日曛暮於簾外起居上初不知自持一燭揭簾問卿何人郎官以實對曰押冠冕至此上曰卿曾晚食來否答曰臣未曾食上曰宰相幕次去此不遠卿可往就求晚食如無睡處却來此睡其人晚食復來上曰朕渇欲飲水所居止有榻上有氊二番前有小杌子二隻止有二綉坐子蕭然獨處而已郎官親

見歸以告人聞者痛心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廣信軍張
�知保定軍高公翰知霸州辛彥宗知安肅軍王澈等
各以本州兵至大元帥府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兼高
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司人馬一萬三千知廣
信軍張�二千五百知保定軍高公翰二千五百知霸州
辛彥宗五千知安肅軍王澈二千以高陽關路副總管
楊惟忠為都統制赴大元帥府王慰藉温厚人人感悅
十四日甲辰駕在青城留守孫傅取上皇聖旨括諸王

公主宅金銀宗廟供設祭品等悉取之又令御史臺置籍記宰百官不數納者罪之　總載曰是日有王文昌致書遍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之家今天子蒙塵於野亦為金銀表段不敷數目使金國藉口公等為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盡納於官況金國攻破京城幸其斂兵不下當時若使之縱兵大掠則子女玉帛皆為所有加之困在圍城以粮米為命而金銀表段不能食若使遷延歲月使城門不開雖欲售之亦無所用今公等

猶守既破之城惜已弃之物又何愚昧之甚又况平日所為貴戚者素無殊勲止縁寵幸世襲封爵為官吏者亦有所射利濫叨禄俸倚官營私恣行尅剥為百姓者欺罔嗜利競較錐刀以取豐富及使賢能有在下之嘆善良受饑寒之苦此天假金人取之若不反自痛責由貴及賤各出所有以已率衆大謝天下變咎尚循故態徒為文具萬一金國發怒悔之何及盖聞智者先事而慮願公等上念祖父數見勞苦於外而下全爾家屬之命轉

禍為福輕財惜生無自取戮況今朝廷見行推賞又許
事定開門各償價值公等亦不失利何苦冒法而不將
出者果盡數赴官更無隱匿至未數數文昌却願以一
身詣金國軍前以實告萬一不從文昌當為公等論列
利害雖鼎鑊不辭望公等聽之無忽駕前夜召孫覿等
賦詩中書舍人孫覿辭免待制奏狀曰十四夜貴人劉
當時傳旨召臣臣遄往方進晚餔何㮚侍傍命臣坐賜
以卮酒上輟食語臣曰卿作即事詩須用三百字臣言

車駕未有還期臣等憂懣無聊而三百字非立談可辦容臣退思以俟它日臯曰聖情不悅羣臣當有以娛侍帝者賦詩不足辭上曰以歸字為韻而内侍輩持燭操筆研摘紙趣臣應詔臣不獲已作絶句一首詩成進御又令賦回字一篇上大悅復賜臣酒仍召馮澥曹輔吳幵李若水譚世勣汪藻同賦羣臣見歸回二韻益悟聖意所在不覺歔欷鼓三通劉當時裒集藏去臣等拜辭以出繼此二將遣使須求凡上所不欲見之書札者必遣

臣寀諭孫傅凡六七遣矣　呂本宗痛定録曰前此上在青城齋宫無聊何㮚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覿汪藻應制上詩用時字韻覿詩曰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曰敵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達金帥及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為敵帳因據此為名遂遲留車駕

十五日乙巳駕在青城前遣人傳榜回泣血録曰榜曰傳聖旨軍中供帳膳羞皆如法宰執從官次舍皆温潔

禮數優異只緣金帛數少商議未定仰即速催促務要
數多一二日間必定駕回保無它事恐兵民憂慮故玆
曉諭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擾以民情頗動故有
是令金人請車駕劉家寺觀燈遺史曰金人索元宵燈
燭於劉家寺放上元請帝觀燈尼堪斡里雅布張筵會
名教坊樂人大合樂藝人悉呈百戲露臺弟子祇應倡
優雜劇羅列於庭晏設甚盛有致語云七將渡河潰百
萬之禁旅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丙午盡其日

十六日丙午駕在青城進士叚光遠致書於金人乞回車駕大宋進士叚光遠謹齋沐裁書獻於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左氏春秋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

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則民作遜矣讀至斯言掩卷長嘆竊謂非賢人之儔誰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上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為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熈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為郡縣殊方絶域皆為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德深厚方之他國惟大金皇帝為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撓權不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心罔有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罔上

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誅士民可弔事一至此則弔民問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恭惟大金皇帝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之有道憫斯民之無辜宗社再安生靈復全深厚之德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民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曷以加於此哉先時枉駕鑾輿為民請命重蒙金諾與國通和常謂髮膚亦所不惜況於金帛豈復辭哉宵旰焦勞不遑寢食官吏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積

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發於朝號泣呼天而痛君之民湍於道仰望恩慈再垂軫念冀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於此哉伏念光遠草茆寒士沐浴膏澤涵養聖涯陰受其賜于兹有年才疏命蹇薄德無階令兹聖駕蒙塵於外儻雖至愚噫嗚泣涕疾首痛心甚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之

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申忠義激動之誠
干冒威嚴仰期垂聽俯賜矜憐無任哀懇不宣金人逼
劉韐受官韐死之劉子羽言父死節曰亡考自宣撫使
被名十一月十五日到闕十六日引對時已報金人渡
河即有旨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
城下盛陳攻具為必取計亡考遍歷京城知城大難守
兵懦不可恃四方未有援師力於上前奏事勢危急須
於金人未攻城前遣使議和一面除康王兵馬元帥檄

天下入援上深以為然十一月十八日聶昌出使除亾
考都大京城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城下咸陳
攻具為必取計繼而唐恪宮祠㚟拜相力主戰議以亡
考極言不可輕戰降㫖謂亡考誤國揺民落職更降五
官宮祠閏十一月十五日何㮚出兵并遣郭京領兵自
陳州門出戰失利金人乗勝遂陷南壁二十八日召亡
考至内東門宣諭亡考謂不從卿言乃有今日何㮚誤
朕二十九日從駕出都至南薫門十二月初二日郊外

歸初三日有快行家親事官來宣亡考至内東門云已
有旨差往軍前充割地官初五日早出門後知金人以
亡考知真定府有聲來取到軍前在壽聖院安下差僕
射韓正當伴云國相久知資政名今欲任用亡考但力
辭正月十三日韓正取亡考去相見云主上再出郊軍
中已議廢滅宗社別立異姓并取太上皇國相已說與
資政為代燕說亡考以立異姓之後兵連禍結不若此
去取富貴亡考歸呼使臣陳瓘等說主上已出金欲滅

我宗社乃欲用我當國手寫一批字付陳瓘曰大金不以予為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侍兩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妾婦之道所謂大丈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予今日所以有死也令持歸正月十六日沐浴更衣以衣絛自縊敵人無不興歎泣曰劉相公忠臣於寨中尋之親隨使臣陳瓘等共殯聖壽院西南岡山仍遍於壁柱間大題劉資政殯處三月二十九日陳瓘自軍前逃歸四月初四日金人

北歸初六日具棺衾故將王缺名以兵防護出城大殮在淺土几百日顔色如生當日扶護入城大敵入郊旋致入郛之禍外鄰背約敢生邀主之謀海隅震驚神明悲憤念守國守疆之力無荷戈衛上之勤舉首籲天歸命叩佛六龍返正願叶視履之宜九廟再安益介靈長之祉靖康小録曰公諱軨金人既敗誓約擁師而南公帥真定盛設備以待之敵知而不攻暨議和北歸公建策請速援太原勝負之本也遂召公為制置使既而遷

宣撫副使駐軍遼州與諸路援兵犄角而進九月大原失守諸屯之兵皆望風潰而公一軍獨全於是天子命公歸援河朔師至信德府而真定已陷有詔移軍大名敵既濟河復取公入覲命公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公日夜親臨衆不敢懈敵蟻附而前力攻東壁公親乘城以死拒敵閏十一月以言章罷守禦授以宫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敵自南壁登城二十六日敵循城而北公親持鎗督衆力戰至夕諸軍稍稍遁去

公遂奔趨禁中以衛乘輿金既偽和且索公出敵雅知
公真定之政時金之樞密使韓政年高尼堪欲以公代
之公力辭焉遂館公於樞密院屢欲用公而公以病告
終不肯受金亦未之廹也上蒙塵軍中正月二十六日
敵因遣韓政說公曰帝不復歸矣公宜受命尚何望乎
公為謝覬少緩之自書家信其畧曰忠臣不事二君貞
女不事二夫此吾今日所以有死也付隨行使臣陳瓘
劉玠使乘間入城付公之子子羽因閫戶自經而死金

將大怒尸之於塗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瓘等夜竊公尸瘞之於蔬圃因相與逃入城中敵人既去之後公子子羽同瓘等出城棺殮時幾百日而公容貌不壞今上登極贈公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嗚呼貪生而惡死喜富貴而羞貧賤人人不易之情也矧世已顛覆莫能扶持士大夫皆欲全一介之命其倒行逆施深慮巧畫無所不至而況敵欽其名欲寵異之而乃甘心於死乎節義之著無愧古人其可無述也詩曰有赫劉

公心在王室氣吞强敵忠貫日月九鼎既淪四溟蕩潏公如山嶽萬仞屹屹富貴莫誘威武莫屈仗節而死無愧委質　中興姓氏録曰劉韐建州人也元祐元年登進士第宣和初知越州方臘反來攻城韐極力備禦戰破之靖康中太原府已陷乃擢韐資政殿大學士河東宣撫副使張俊苗傅皆隸麾下韐與大金戰河東敗則留俊傅軍信德府而走京師降八官落職罷之及大金攻京城上登城見護龍河填疊已定李擢安扶守禦不

盡心罷之復以軨與田灝為提舉官及城陷軨自縊而死年六十贈謚忠顯衆哀其忠守文虚中撰宋故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贈特進資政大學士贈開封府儀同三司謚忠顯劉公神道碑曰宋興百七十載祖宗以仁厚忠恕廉耻待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無復前世之戮辱亦有致位通顯終身安榮率為子孫數世之利固宜人人自重知所報本一旦禍生隣釁京師失守公卿吏郎交首北庭往往為之領袖耳目至誑迫君父致之

敵營之下天地凄慘神人憤泣獨二人以死節聞曰資政殿學士劉公韐曰兵部侍郎李公若水當擾攘變故之際議者不敢昌言其忠金人尚高劉公之節至為小殯瘞覆揭示其處平昔無事時公凡使於外未嘗陪鳴玉之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至在圍城中上書不為時相所容一日死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方難之興劉公為真定安撫使率軍民固守金人攻城不下則分兵綴之引大軍而南上初即位羽檄

召天下兵未集乃屈己捐大幣為城下之盟許割以和
敵僅退師旬日之間援兵大集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
遣數大帥分總而北期于北懾燕薊西解太原之圍其
言憤厲明決若可以漏刻制勝獨劉公憂之屢言亟戰
怒敵為非是金兵以暑度陘會山西之師于雲中所留
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散將歸告於朝大臣責讓遣使
督戰項背相望大將种師中感憤泣下帥衆以泣出遇
敵死之而朝廷所遣别將姚古解潛折可求相繼奔敗

中外震恐上知公可用乃以為宣撫使使集散兵扼邢洺既太原卒陷真定亦為金人所據事益急乃驛召公赴闕久之敵合兩路大軍皆至京城下公又申前議以謂大城難守兵危難戰惟有遣使款師緩其攻城之謀開元帥府以節制天下使之入援宰相折公於御榻前曰大抵臣僚自北來皆張大敵勢以戰為非今斡亦然款師非策惟有戰耳公曰今日事勢已至此乃遣使款師固為非策然不於此日引月長以待援兵之至恐無他

計若必欲戰則前事有鑒非臣所敢與知也宰相怒以公為沮國搖民即黜之及城陷召公入見上雪泣執公手曰不用卿言至此金人知公名請上書詔召至軍前宰相猶紿公為割地使公至敵軍中踰月乃使館伴韓政諭以用公之意因言南朝已擇立他姓自是兵連禍結卒未平定宜與家屬北去自保富貴公慨然曰有是哉歸而沐浴易服取幅紙書曰金人不以我為有罪而以我為可用但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

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所當大丈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予所以有死也書畢飲杯酒以衣絛自縊而卒嗚呼古語有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款敵而以戰激怒為戒顥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顥謀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此尤為忠臣義士之所難也初金人起自海上屢敗契丹遼東人避亂有浮海之登萊者或言因耶律氏之衰可以復取燕薊太上皇念信誓之重詔大臣集議皆唯唯兩可

唯鄭居中鄧洵武以為不然時相乃欲因此固位與童貫相表裏遂遣使持貫書從海道覘其虛實使與金人潛來約我舉兵以夾攻契丹太上重其事依違未決會近臣有窺覬相位者乘間進策且以言動朝廷曰彼約我以夾攻我若不從彼心反憾起異時兵端悔之何及遂復使通國書許以如約因以燕地為請及宣和壬寅邊臣奏契丹主僨敗於白水其叔父淳僭立燕人來請師師到可不戰而下貫自江浙歸遽奏引兵而出太上

以公叅其軍謀公自越州乘傳至瀛鄚間而种師道之
軍已潰於白溝貫憂懼不知所出公至雄州乃自請詣
軍前就師道議歸而語貫曰燕人固守未可輕進且祖
宗有誓宜且班師會蔡攸來出所得太上親札曰祖宗
信誓指天誓日又曰燕人説則取之不説則勿取之貫
以公言契合遂劾奏高陽帥侯益知雄州不和先誣妄
誤國乃分屯以歸未幾耶律淳死無嗣其妃攝政議者
以乘隙為易貫攸復欲進兵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

戰且諭將佐寮屬曰朝廷與金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為隣得無責言予若使異時生釁誰任其責公曰與敵人共事非計也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為非計耶公曰自古與敵人共事鮮無後患事不成則恩威俱廢四隣解體事成則敵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禄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況金人氣燄非回紇之比乎凡爭議踰旬未能奪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我師遂出劉延慶為大將時當軸大臣乃昔年窺覬

相位者欲沮宣撫司乃自京歸遣使厚許歲幣求燕地與金人欲以不戰而得地自以為功仍遣人容戒延慶以毋輕進時有旨先下涿易功賞三省故緩其事凡軍前奏請率多譴却於是大軍日行十里駐涿州良鄉縣踰月不前將士暴露困怠銳氣銷阻而潰卒不能再舉金人自居庸入燕以歸我歲增幣鉅億萬金人始益驕傲下視中國矣自出師取燕山以至靖康城守皆叅預議謀每與用事者相戾乃繼之以死以明君臣之義與

夫危人之國敗人之師而殺身以謝之者固有間矣嗟乎前日廷議之臣不處彼已之勢不量可否之宜引道聽塗說小民喧嘩之言以斷天下安危大計既相與敗國矣則又歸過君父滅弃臣子之禮苟可逢迎敵意求容於敵國者無所不至也故上北狩所留詔札之旨無不動人逮盛德嗣興宗社復寧誤國從偽者皆幸得生存而公乃先死不獲復見天日嗚呼天人之際善惡之報其果非耶不然則幸而生與不幸而死固自有數而

不可致詰耶夫天以高名全節畀忠義之人不待留身而後顯則公所以捐其所輕輒取其所重盖所謂求仁而得仁者是豈可以幸不幸為言哉公歸葬建州之崇安其子以虗中與公契舊目見謀議本末乃以表墓之文見委因而論著大節事係天下之所以安危者揭示道左且以辨明取燕之失不在上皇仍繫之以詞以槩舉公平生之事是區區之夙願也其詞曰劉號著姓始家咸秦逮公六世乃遷甌閩曽祖文廣甘於隱淪祖父

太素以儒學振顯授魯史其徒千人皇考民先益衍斯文遂繇恩舉側於縉紳悉以公貴恩封荐臻朝議正舉貴於幽窀英英厥配宜其累姻咸寧感義秩為小君公生而異幼耽經史來試有司策名上第重慶在堂撫公以喜板輿從養時其甘旨豐城一尉活彼饑民令於隴城調發惟均王師度隴以公從軍驟列朝籍聲稱藹聞時方開邊轉餉是急公揔平貨歲登萬億斥羨于敵以易兵食公無弃財物無勤力帝用錫祉授以中秘郎瑕

之寶邊計仰給故籍弗存利源湮塞命公揔領制置之職刋㓫之餘是据是緝迄於有成纔期歲力祝殿論著集英為首或繇材選或以功授八遷至此褎訓每厚遂揔輸轉使於闗右鄜延謀帥以公守之兵㪅湟中聲揺西陲公列將卒乘虚出竒踰月卒解震武之圍隐如長城名動羌陲夏人欵邊自狀其罪願附章閞矜此恫悔僉曰彼羌反覆未改冝益𧆑兵勿恃其給公曰不然彼累戰敗以我全盛尚虞後害相彼小邦寧無

懲艾遂以便宜列言于朝帝有恩言和此天驕東暨𪊲豊

西踰臨洮蔚其稼穡更休戍摇自公一言致彼旅獒西

清次對用旌厥勞公厭乘邊東越剖符越乃澤國湖水

是瀦下流漼溉舄鹵膏腴誰俾涸此利其歲租飯豆羮

芋困不重輸藉在水衡好用事須孰敢弗督以速刑書

公爲喟然疏入以時當宁慨嘆恨不夙知盡捐所賦活

此憊羸桐溪回穴有盜竊發既蹂餘杭七州幅裂官吏

曹奔官軍氣奪或請公避公頩而言爲上郡首其可弃

捐乃治闉闍乃礪戈鋋畜牧牧野什伍比聯敵來瞰城

公親披堅揮兵出閈空拳爭先一戰而勝肩體盈川溫

台暨明賴公以全越氏德公郊墟市廛飯食必祝願公

永年帝聞民情謡讐籍籍予有忠臣功映皎日超陞秘

殿命耆赫奕寶帶名馬終朝三錫公方應召邊吏請

師命公便道往贊樞機幕中杭議人爲公危常山請帥

未至而移汾陽强敵以衆來歸公上論策不可挽羈昌

以厚廩糜之京師章上報聞後患終遺帝念久勤俾榮

故鄉爰自建安易麾福唐式寵其行進職延康過家上塚三祖熒煌里民喜來牛酒相望乃揮錫金儲為義莊燕及功緦時其奉嘗公頃過都見辭留連造請臺省故例則然或者中公以逢貴權謂於中司有所譎言退領祠宮魯未踰年擢守荆渚復來建安盡還故職以榮使旃盜起河朔再帥常山公之來斯羣盜方熾單騎入境覘者愕眙其首柴宏世服耘耔不勝誅求乘憤而起公還其植歸安田里宏感誠言矢死無二洌彼

潢池畀以榮利不飭吏士直造戎壘開諭禍福不施笞箠帝用嘉之永錫爾祉煌煌命服重逾粲麗副以名駒繡韉瑤轡降人調馬莫敢抗阻詔俾内郡悉空牧圉公以便宜格詔弗與有奸根株窺伺廩庾雜以糠覈貪如雀鼠廉車之姻誰其敢忤公命劾治趣告獄具營捄衆至卒竄他所籍其家資以餉禁旅兵鈐趙繹中貴人子取賂于軍以免戰士公得其實叱下械繫貴人憤恨泣訴宸扆上慮佚罰建治廷尉自是姦贓望風披靡惟時

敵人因此造釁募莞樞暗事專兵以逞尚欲受地開雲中郡公列其寔逢彼之愠文移未復敵軍壓境憬彼渠魁挾我叛師驅馬南牧蜂集都畿帝用屈已要盟乃歸哀取金帛所過無遺大臣特詔廹公以威既竭府庫又取我私公不為應郤之有辭敵憤未泄環城欲攻負彼衆戰舞干梯衝公命蹶張潰其狂鋒久乃逸去全此危墉進職資政寵渥彌豐敵之再來公護諸將敗亡之餘師殲氣喪公以忠義激于悲壯手執大麾視我所向有詔

來覲閉於重圍獻議不合煩言乘之公斥未久迄至阽

危公之畫謀無非先計又以死明君臣之義雖古烈士

視公有愧天子震悼褒卹相繼還畀舊秩贈大學士

易名忠顯惟以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樂繼室曰呂敏

於婦德安康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詒訓清忠長曰

子羽綽有父風入奉朝請執鴈以從進直芸閣亦以似

公子翼子翬八品仕初將命東浙帝以詔除管記幕府

從公辟書有女出適曰祝可久通籍於朝在君之右二

孫珙瑺嶷嶷並秀公仕三紀屢經郊宥貤彼恩秩叔父之後故以常延尚遺二幼公生丁未治平二祼迨其捐軀歲亦丁未拱辰之麓新阡載起揭此銘詩亶告來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丁未盡十八日戊申

十七日丁未駕在青城太學生汪若海上尼堪書太學生汪若海謹披心腹露情素獻書於大金元帥閣之知天者可與論安危之計天道甚遠人心可卜往者天將

有警於宋是興燕雲之役以假手於大金我上皇天命是畏惕然内禪於是大金乃戢干戈乃申盟好我寔懷惠賂以名都我寡君朝夕恪懃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是一二庸臣輕議淺謀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耳目是用再辱軍師之臨恭惟大金既併契丹又服我宋有以見元帥之勇料敵無遺百戰百勝有以見元帥之智城邑望降迎刃而解有以見元帥之威功振天下光臨隣國有以見元帥之名破人之城不恣屠戮其誰不

歸仁堅皇上之約成我寡君之孝其誰不與義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威名所以張國而勢不可必仁義所以成德而獲天人之助何謂武不可黷物致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危累棊是也是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觀大極究數而止用能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則殺人之父孤人之子頭顱相屬暴於横野天安得而不厭哉此所為元帥懼也何謂勢不可必元帥之於中國也有令必行者有令不能必行者戰必勝攻必取此令必行也

因號四方曰爾無叛則令不能必行也何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人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成帝業是宋不得而事大金則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所謂為元帥懼也何謂德獲天人之助元帥誠能無驕智勇保守威名黜攻伐之心肥仁義之德則人心知歸天道必喜此所以樂為元帥道也然抑嘗聞之富人之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失盜富人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今棊之於大金也相距數萬

里惟是風馬牛不相及則其迹疎於隣人之父而元帥左右腹心之臣親於富人之子其乃敢飾小說以觸雷霆之怒誠不自量雖然為宋人解倒懸之勢而為大金立不拔之基事有相當理有適然何者且夫元帥智勇若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勀已著蒼天在上必不食言焉然而區區切有疑者寡君越在草莽中萬姓摧心折肝號呼叫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為約如此則是質寡君以要利也夫人一日無主則皇皇三日無主則

思亂元帥亂之不恤而使寡君之不歸是將大泯其社稷蔑殺其民人也順人心以致天討者果若是乎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傴僂扶杖揮淚而言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寛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也今日先死以為諸君之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小無不歔欷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

元帥豈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請以兵為喻矢之不可射遠貫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人心也宋固弱也人心以戴七世之仁元帥固強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論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懐柔之故此河北人未敢承命若惠及之惟官司之所守其誰敢距大金之命元帥捨此之圖惟利是要利聲日播而大德無聞河北安所歸哉河北之地號為奥區慈固不涸之倉不竭之府若鎮撫而有之豈金帛之足云元帥必欲得河北

則不可得也大金以宋為結歡之本在于待之以禮必不可無此則其所以思憂過計恐宋不得而事大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權在元帥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則民得而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則四方蜂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不全在於耀兵而在定名分今夫天下猶一兔走則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為百名分未定也賣兔于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以元

師之强未能有河北名分已定雖以宋咫尺之檄下河北可也自天之判限制内外蕃漢不雜居兩國不同治攷之前史可以為証而契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耶律有德於石晉而假中國之力也使耶律不挾以石晉之命則天下安知名分之所歸哉故曰為元帥計莫若親宋元帥其無恃甲兵之衆而有無宋之心雖蕞爾綿地四百州安知無豪傑士起於中哉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豪傑之起非元帥之所敵矣請推明其利害夫宋

之所以不敵元帥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大金之兵以軍中為家以馬上為生而宋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所戀易以奔北是以元帥驅數萬之衆可以得志於中原若豪傑並起則中國之中人亦以軍中為家馬上為生所以蜂屯蟻聚各為報國家之難寔致操戈而逐北則元帥能横行於中原乎亦知元帥之不能也當三國鼎峙之時元帥能横行于中原乎其亦知元帥之不能也蓋游擊者易為力而坐守者難為功故為元

師計莫若按甲休兵無庸有事於民者親宋也宋於顛
覆之際受君之賜報德萬世無有窮已竊恐事出倉卒
元帥捨萬世之德而起新主之讐也其為利害相去萬
萬明矣其布衣之士久困大學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
之徇極寡居此圍城中非有事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
人骨肉親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間人為貴古人斬一
木殺一獸猶或不忍況其俱謂之人而相為屠戮哉竊
為元帥之行慕義無窮是用敢議於軍前伏惟元帥一漏

句則願寛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則先斬其以徇　太學生徐揆上金帥書取徐揆赴軍前揆抗辯死之太學生徐揆謹再拜獻書於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今縣陳是貪其富也其可乎王曰善哉吾未聞也乃復封陳後君子莫不多申叔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風釆為不可及者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

兵既臨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之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兩造轅門議賞兵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喁喁岐望屬車之塵者屢矣生民無主境内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咽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未還撥竊惑之蓋金銀之産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數況上皇在御宿奸擅權奢侈無度

蠹耗邦財海内蕭然帑藏為之一空此元帥之所以明知也重以去歳之役増請和之幣獻犒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戸都城之内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絶跡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官王畿仰給俸禄皆無長貲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蒙塵臣庶効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戸猶未足償其數也曩者都城失守民

無一生之望荷恩全貸實蒙再造之仁赤子拊心報圖無地況金銀外物豈復有惜乎第恐京邑家藏不足以償抛降之目雖以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元帥體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爲念大兵長驅直擣中原未嘗以屠戮爲事所以愛民者至矣今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爲之昔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美之後世以為美談揆願元帥推惻隱之心有終始之惠返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雖卑賤輒敢昧死以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冒瀆台嚴不勝恐懼俟命之至是日先傳二帥留車駕過上元即回至是日猶未聞鑾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

其故太學生徐揆願致書二帥邀駕還闕先詣都省陳述執政不許是時書成願達者數人執政既不許獨徐揆徑赴南薫門揆誑云獻金銀守門者以聞以馬取揆赴軍中覽書論難揆因高抗辨論敵猷殺之餘人皆不達　靖康小雅曰君諱揆駕之再幸敵營被留未歸城中官吏士民震怖憂擾計無從出君以太學生具書極陳以謂為元帥計之善莫若親宋親宋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君不歸則中原必自此亂亂則豪傑既出豈大

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
薫門使守門軍人達書於尼堪翌日金使人召君出遂
留之嗚呼士不能奮節久矣君乃毅然不顧而前視百
萬貔虎如入無人境則非獨君之忠可感動天地而其
氣已吞强敵矣由是天下想望風采莫不嘆息使君當
位則國家遽至於此乎詩曰攙搶騰光遂勃太陽六龍
不翔昧昧八荒公欲挾飛再麗咸桑怒髮烈烈力鐫暴
羌白刃亘野視猶蝟芒凜凜之氣雖死不亡　潰散軍

兵王在祝進以兵攻圍德安府陳規禦退之遺史曰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城受圍也德安府部集民兵勤王知安陸縣事陳規者字元則密州人以明法補官部押而行至蔡州聞京城失守衆皆不敢進窺敵其衆潰亂而散規乃安集撫存之整衆而退既到德安則知府通判曹職官皆以挈家棄城而遁規方入城有潰兵祝進來犯其境百姓請規權知府事規從之乃以寄居官及進士權作通判以下官遂遣弓手張立率民兵禦進

郤之人心稍固時城壁圮壞跬步可踰而又壕塹湮沒畧無險阻敵至居人大恐規隨冝措置相視城面向上如斧刃不可立人規下令從上向裏削去其半及三尺而止始得立坐作有餘外存其半倚以蔽身且補葺罅漏植木編竹横門扉于其上代女墻以扞矢石而施守具焉羣敵主在先破隨州官吏來寇德安壬寅晚遣二人持檄開門延納規留書放回癸卯甲辰遊騎至城下在與祝進合軍兇焰脇人乙巳擁衆臨城在先持弓弩持鎗

脾攻城北城東規乃遣人出縱火佛舍與民居焚燒殆盡恐藏敵敵又以炮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自早攻至起更次日在先復令衆數千人擁隨州官屬近城東門云統制來要議事規在門上呼之曰何因至此曰京城已為金人所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然猶未知其的規語在皆詭亂辭說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退去自是党忠亦復時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後為將官自此調五縣夫增築城

壘　開封府榜駕前傳報元帥留上赴擊毬會且候天晴燕畢便還内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外金人下城擄掠又有縱火燒五嶽觀者

十八日戊申駕在青城根括金銀尤急凡親王帝姬等則由道君聖旨拘収兩府執政并開封府提事使臣則由御史臺内侍官并三省密院職級等則由開封府京城四壁騷擾不安金帛之輸日用萬人肩摩轂擊皆差鄉監於南薰門外交納物釆冗併至有留三日而得交

者金遣皇族郎君日在門下布大挺於前羅列兵刃淩
辱官吏有秘書省官姓藍以微故輙杖三十大理卿尉
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意拽坐庭下批頰數千或
以腦麝建茶等物遺之僅獲免戾一日踞坐譙門呼官
吏俯伏於前左右傳聽郎君指揮斥罵良久寔不曉一
語其後但聞明日金帛未足便戮殺官吏重足人人求
死無所號泣於此冀感動之敵終不息自帝蒙塵以來
雪雨不止物價日翔斗米一千二百麥斗一千驢肉一

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今不復有也小民於池中取魚藻五味笔之以賣城中猫犬幾盡游手凍餓死者十六七遺骸所在枕藉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接駕父老迎候者日以數千萬計各持手爐羅列於南薰門或相與集大衆讙呼曰百姓忍惡難虞至此吾民自當之願天相我國家且還乘輿言已再拜至有燃頂煉臂剖心鑠口者后妃百官胥吏於里閈僧臺綬闕迎緇迎流以祈禱諸食糴米凶肆差官吏給函木

然終不能及衆　宣和録曰駕前傳到聖旨為天陰打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敵情不在金銀矣或疑敵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欲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隔日霧氣四塞至此日未收輦景靈宫供俱納軍前退還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大元帥府黄潛善議貽書折金人耿南仲難之中興日歴曰黄潛善與副總管楊惟忠領兵既至元帥府軍聲益振潛善獻説於王曰持登城不下之詔幾旬矣敵訖不退城中漠然不

知動息且師直為壯曲為老何不與辯曲直大王何不貽書二太子道靖康初入敵寨結盟事又昨渡河本緣和好遽料深入不相值上迫父兄之被圍下廹軍民之鼓勇遂建大師以援王城若會合天下之兵以曲直為勝負事未可知會捧登城不下之詔不敢進今踰時矣士大夫信大金之有義而戰士憤大金之不遷萬人不能制鼓勇而進害兩國和議之大傷登城不下之恩豈不重哉耿南仲難之曰敵人恃彊悍其勢焰方張何可與

口舌爭曲直且金求大王急自曹輔之歸彼方以不見大王為恨得此言知大王駐東平求太上及皇帝手書迫切之言速大王歸則大王歸乎不歸乎歸則有不測之禍不歸又重違二皇帝之詔且大王仁孝得二帝手書必泣涕而歸而一行士吏多東京人久客思歸必歡大王歸内則蹈不測之禍外則天下勤王之兵無所統一凡招來巨魁倚大王鎮撫不生亂歸必外自亂外亂則敵人併力於内矣不如勸大王養威望於外使金人

莫測此上策也潛善又曰不可令大王貽書恐知所在此說是也門下侍郎何不貽書二太子乎門下侍郎貽書則曰以師傅舊僚出𢁉和好聞金人深入便宜起兵其他如前之說且效孫仲謀遺曹公書春水方生公宜速去今金人喜寒而畏暖書宜曰天時向温公宜速去南人喜暖而惡寒兵益得利一旦大進有不利大國南仲又難之曰此皆口打敵非論寔也若金人回書約日索戰度吾兵之勢力衆寡可戰否不戰則自屈矣戰則

勝負未可知也故前說以謂不如養威望使金人莫測潛善二說不行快快乞進兵戍曹州以張晙高公輸王善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宗王瀓董議等諸軍皆聽節度後北道總管趙野宣撫使范訥副元帥宗澤冀州守權邦彥發運使翁彥國子判官向子諲等論偶與潛善意似子諲遣使臣柳珪書遺金人其文云會合勤王兵馬所言畧如潛善之說金以亳采等州守禦所兩大帥牌果約日索戰語不遜諸人不敢答且留柳珪別

遣小使臣持書云刻日待報濳善聞之始愧前說之非大元帥府以楊惟忠為都統制辛彦宗為先鋒統制張𤾉以二千五百人髙公輸以二千五百人前去興仁府王瀓將安肅軍二千人前去軍州駐劄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己酉盡二十六日丙辰

十九日己酉駕在青城開封府榜不得擅打軍器准樞密院劄子訪問舊城裏外諸坊巷居民等近來往往撰造言語唱說事端聚衆以防護為名于爐頭打造刀器

慮恐引惹生事却致驚擾深屬不便劄送開封府疾速出榜曉諭約束施行右出榜朱雀門曉示并鉄爐戶自今後不得依前亂有打造如違収捉赴官重法斷遣二十日庚戌駕在青城風雨益甚開封榜云駕前傳聖旨只候天晴打毬大會了便回內仰軍民知悉是日寺觀祈請許士庶燒香坊巷各請僧道作場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及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黄榜自宣德門羅列道場僧道作緣事至南薰門不絶香湍天街

潛泳洋溢忠信之士燃頂煉臂鎖口跪於南薫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拜跪哭泣者無數

二十一日辛亥駕在青城榜不得生事是日駕未有回期京城流言頗洶懼諸城夜有金人下城擄掠者亦為百姓掩殺甚多榜云軍民近有以殲水代酒在城與金人博易幾至生事至今敢以諸雜博易者並行軍法

二十二日壬子駕在青城御批付徐秉哲打毬畢便還金銀並限來日交納軍前盡絕　開封府捕斬百姓李

寶等一十七人鐵首令衆四壁軍民見聖駕未回上下疑懼妄造言語傳播不一有乞請軍器以備緩急者官司不許往往結集私造復慮其生事乃捕造語言鼓衆者一十七人戮於市李寶其首也寶善角觝都人號為小關索各以長鎗鐵其首令彈壓往來四壁令衆　吴革乞至軍前計議不報上在敵寨未回吴革請於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曰計安出曰革所論者三一車駕還内二金人歸國三革死遂留革

劄子繳奏言草有兩朝萬世又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之不報

二十三日癸丑駕在青城又御批付徐秉哲御批曰朕於土床之上𥄂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憚勞凡有所須卿等且竭力應付四壁又置場買銀以鋌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開封府榜令元開質庫者仍舊開庫官司慮細民轉易不行也乃揭榜曉示令在京開質庫者須管仍舊開庫如不開許人告賞錢五

十貫自城陷之初質庫皆閉至是亦無適從者　增置糶粟米塲賣柴炭場圜城日久餓死者相屬於道監國皇太子令旨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每人粟不過五升薪不過五十以市價比之少十分之一二故赴場糴買者士庶相雜　集英殿修撰陝西五路經畧使知永興軍范致虛率兵勤王至陝州克潼關封氏編年曰先是范致虛在長安措置兵馬守禦丙午年和河東汾潞石隰而南皆無故致虛作守河計以河東置諸度外河

西沿流堡壘相望招慕諸色人借補官資僧道技術如趙宗印張孝慶等皆補募屬統制官者莫知其數或献守河之計且設砲棚千斤碓鹿角冐索如兒戲者甚多致虛素不曉邊方兵革事往往取献陳者利便按文施設軍民與州縣不勝其擾已撰散金歌效子房散楚歌使人刋板於金人寨旁及張掛州縣是時敵勢强盛諸將聞風而畏多逗留不進且有相率以降者敵乃驅其男婦老幼而去歌意葢擊動北去軍民毋為敵用而

望其盡力于朝廷故有北人半是南朝民食禄南朝終為君失意暫時辭漢主彷徨不忍痛思親云又以詩與運使桑景詢云参旗井鉞出西秦糾合諸侯付老臣風引旆旌趨魏闕雪晴宇宙滅天塵寒威等卻邉人慴炎運方隆廟畧神已見旄頭墜天外乞身當喜及今春宗印者汾州孝義縣人本姓趙落髪為僧作萬化長老遭亂欲避地因過河中府題詩於佛刹曰七十勞生西復東鄉關在望念飄蓬大遼半歲九分盡全晉一年

千里空周召已亡無善政蔡童雖死有餘風華陰乞食商山去岩谷幽尋四老翁安撫使席益見之遣人追因與語大奇之薦與致虛致虛謬不知兵見宗印談兵口舌以為奇士乃令還俗用便宜累借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節制參議奇兵軍止以統制王偉萬李道峰宋戡等並聽節制宗印請築長城起潼關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為是築城及肩應命而已宗印以僧為一軍謂之尊勝隊以行童為一軍謂之靜勝隊

而河東僧行多竄名軍中亦有補官者致虛會五路兵欲勤王赴援京師屯軍華陰有京城東壁統制韋知幾者破城時得出奔過致虛杜常夏俶告以京城已陷常俶以知幾見致虛致虛謂常俶摧撼軍情乃曰京城豈有可陷之理因問知幾知幾紿言知幾本是勤王兵不曾到京城而兵已潰但聞京城守禦如故致虛以知幾告諭於諸軍以明京城守禦平安執杜常夏俶曰向來使杜常勤王之師應援京城遂聽潰兵虛言中途而反

夏㑳保護陵原不能守爾等二人更相倡和縱兵刼掠驅虜婦女輙敢入關脫或京城失守臣子聞之即當奔之共死爭忍觀望奔潰所過焚毁理合誅滅免爾家小遂激令二人於帳前號令榜其所由兵將聞之莫不驚悚軍民大振有自京城奔走至者言京城已陷軍心皆不安致虛與宗印議進兵致虛由陸路先令宗印以舟師趨西京正月致虛中軍至陜州先是金人犯京師即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兵故兵不得進諸軍日與金人

接戰攻奪潼関自正月至是凡十餘戰方得潼關士卒死傷甚衆宗印至三門進亦累獲小捷致虚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節次發兵軍容整肅出潼關　唐衆家集曰先是宣和七年知永興軍帥臣范致虚提六路兵勤王留連不進公時知同州三移書責之第一書曰伏見金人侵逼都城戒嚴百五十餘日矣臣子區區憂國之心以日為歲當食而歎中夜而起痛哭流涕無所容身憤懣之氣填塞胸次戇愚妄發不識忌諱殫千一之慮

冐再三之瀆誠不忍箝口結舌碌碌自同扵衆人以負國士之知且失王臣之節用是剖心而重有陳焉自改歲以來屢因便遣使之説欲知朝廷㫖意窺測金人狀據險也以圖大計議論迂濶文字曖昧不能激發機慮遂致兵家之竒計流為書生之常談其不才不敏之罪也痛其咎悔夫復何言今若懲前言之不伸視後患而不自言是負知己也是負國家也是欺天下也今日之事可為朝廷慮者三可為閫中慮者五草洛榛梗𢈔甸

驕驁和議之謀既乖廹脇之勢愈甚君父宵旰之憂誰與戡難宗社磐石之基誰與圖存此可為朝廷慮者一也都城之中兵民無慮數百萬圍閉日久廩薪日欠人既艱食誰有鬬志此可為朝廷慮者二也中都以秦兵為牙爪者不足恃而所以為根本者莫能固矣此可為朝廷慮者三也十日遞場之潰方且招集十四日尹陽之北繼以奔逃誅之則不可勝誅招之則未必為用不招又恐聚而為寇此可為闗中慮者一也潼闗之險雖為

可恃而禁谷亦方可軌黄河之津雖有守禦而藍田自可越關其他諸谷已為通達此可為關中慮者二也諸司錢粮刻刷殆盡庫藏為之一虚頻年調發殆無虚日民力為之困弊掊而取之則為國斂怨取之有限則必乏軍此可為關中慮者三也兵之馳逐恃馬以為命兵之精鋭恃器甲以為衛此日大軍既潰馬之失者十凡五六器甲之失者十凡八九一旦選擴騎則馬不適士治堅甲利兵則器不適用以此禦敵安能為雋此可為

關中慮者四也陜西五路控制西夏以扞關中比聞夏人侵掠鄜延近界攻圍環慶諸塞為金人鷹犬之用使中國人有腹背之患此可為關中慮者五也據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中所以衛京師脫若關中有警則所以為朝廷憂者又不可勝言也經畧左丞忠義一節勤勞百倍所以為國家計者至矣盡矣然軍中之事誰為諮謀麾下之將誰可倚仗今且竭心思苦筋骸朝夕從事於帷幄之間恐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而變有不可勝應矣自古戡大難定大事者必有戮力之人相與扶持乃能有濟莫若合諸使者及揔管帥臣相與訂議以圖上策檄蜀師及川陜西路使之輸財用輦軍器市戰馬以資閫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庶幾可圖再造之基贊中興之業孰不聞風而悅心慕義而影從者哉况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遭此多難乃臣子見危致命之時必有慷慨陳義以狥國家之急者要情我公為主盟爾其厚知遇之厚屢陳誓言比論守

要害以妨不虞治後軍以張聲勢已蒙施行是終不以其愚而拒絶之也某敢不効愚衷與經綸之萬一乎盡言以招過某不敢辭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非公其孰能當之不宣第二書疊辱鈞誨謹當佩服河右之舉俟蒲中定日前詣次輒有愚見事關體國冒昧言之今日勤王之師欲圖再舉已失事機和戎之議專使薦至共聞詔旨藩臣固不當便文有司豈可抗命況親屈帝尊就見二帥有宗社再安生靈全活恩深德厚之語其謀議已

定矣若舉忽兵臨勍敵未為萬全之策深慮京師以孤城開關延敵欲二聖鸞輿不驚九廟簠簋不移佇俟退師再圖基業今若抗和議之使必欲鏖戰金若悔盟肆其毒心别生奸計則上害宗社下害都人其禍豈小哉鈞意若以此詔為非真即當遣使奏稟若是詔書豈可不承前日殺包修武今殺董宣賛非獨不受命並與使者而戮之此陜之封人大誤國事不可不治也前嘗懇懇上稟乞差官管伴使命前來根問因依以辨真實若以

為疑自合奏稟以審朝廷的意因而窺測敵情不虞再三之瀆疊貢千一之慮政恐傷害生人廢格詔命老師養寇為患滋深今一舉而戮二使則招禍甚矣自城下興師以來將帥無謀屢戰屢北誤國至此慟哭流涕不忍言之然强聒不已者非惑於流言而為喋喋也誠恐抗詔出師結怨速禍已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為今之計以勁兵守殽函之險遣使稟朝廷之命且治殺使之罪以伐金人之謀堅壁休兵徐為之計捨此之圖其禍

有不可勝言矣慕中固多英才麾下必有良將誰肯爲此言者甚愚戇徇國不識忌諱其言不利於今必驗於後大望左丞大資審聽而深思之古人有云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某敢行焉第三書竊惟經畧左丞先生統師入援以安社稷忠義之心天實臨之然沿路將兵臨敵潰散開之痛心繼以流涕尋遣人招集逐旋發遣日夜深思恐金人乘間别肆奸計累具劄子申陳防守利便已蒙施行强聒不已齋沐裁書具呈可為朝廷

慮者三為關中慮者五欲走人䞇於鈞座然心之精誠事之機密口不能宣書不能盡繕寫鍼封未敢遣行下涵字五行
昕不為送白馬寺造車蓋欲輦載而歸又聞四月初盡過河清於今月十三日宵遁歸州具言事狀以此參驗信其不誣但金人恃強廹脅求城下之盟必貪厚賂要重質而歸今雖有渡河之期須以勁奇殿後未審諸路之師如何盡發間道入援最為上策前當具陳未審鈞旆戒行入援遂勤王否前此遣發勤王兵馬及糾

合入援之意須先遣人具奏庶幾朝廷知忠蓋之意如洛陽使若已具稟或留或遣更乞審處其餘非紙筆所能究者託張倅面覆此某區區欲報知己之意非敢誕謾以欺世也亦非矯激以自欺也伏乞察胸中之誠而深亮之

二十四日甲寅鶻在青城借資軍人月粮米　大元帥府以知濵州董誼知隸州趙某各統本部兵屯於單州武經大夫知濵州董誼自將二千人到襲慶府朝散大

夫知隸州趙其自將二千人到東阿縣大元帥命單州駐劄

二十五日乙卯雋在青城大雪極寒城中多寒識者以為陰殺之氣而然金人求索諸色人金銀求索御前祗候方脉醫人教坊樂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臺祗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數百人先是權貴家舞伎内人侍上即位後皆散出民間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又要御前後苑作文思院上

下界明堂所修内司軍器監工匠廣固搭材兵三千餘人做腰帶帽子打造金銀係筆和墨雕刻圖畫工匠三百餘家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嘌唱弄傀儡打金斗彈箏琵琶吹笙等藝人一百五十餘家令開封府押赴軍前開封府軍前爭持文牒亂取人口攘奪財物自城中赴軍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計然後扶老携幼竭室以行親戚故舊泣涕叙別離相送而去哭泣之聲徧於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絶

二十六日丙辰駕在青城何㮚自軍前回傳語入城糴米以濟百姓何㮚自軍前回傳詔云朕見兩元帥議事畢還内天寒民困無煩於雪中候駕以受凍餒已令廣置糴場米賣柴以濟饑貧朕負百姓出涕無從百姓聞之無不感泣頒詔之後就相國寺定力院興國寺置四場糶米許人糴三升每升六十二文民始蘇矣然官司措置少法强者受利而小民惠少乃榜絶軍人不得入場男女分日由是稍均金人來索什物儀仗等宣

和録曰自帝蒙塵金人館於齋宫夜擊柝還巡二將既不許見日遣蕭慶須索城中物脅帝傳旨取之從正月初十日以後節次取皇帝南郊法駕之屬是日尚書省奉軍前聖旨令取五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后諸王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百官車輅儀仗納器法物禮經禮圖大學軒架樂舞樂舜文二琴女媧笙孔子冠圖識竹簡古畫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圖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合

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廱圖皇城宫闕圖四京圖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宋人文集陰陽醫之書如元白并元祐諸名人文尤愛慕諸科醫工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碾染刷繡碁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鞋之類課命卜祝司天臺官六尚局搭材修内司廣固諸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日下津搬赴南薰門朝天門交割不得住滯又取内人街坊女子弟童人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

京家秖候凡千餘人自選端麗者府尹悉捕倡優内夫人等莫知其數押赴教坊鈐擇開封府尹四壁官主之俟揀擇里巷爲之一空上皇所出内人雖已嫁者亦徑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捉事小火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開封府皆蓬頭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開封府尹徐秉哲自買釵粉冠插鮮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欷隕涕皆

內侍鄧珪之謀也初內侍承宣使鄧珪傳宣河北為金所得降之用事軍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官吏士人僧道醫卜千餘人并珍寶雜色藥材等皆以萬數秘弩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京師蓄儲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色萬餘頂他皆稱是又取書録及所藏古器又取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印板校書郎劉

才卲傳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五人押書印板并館中圖籍往營中交割鴻臚寺丞趙子砥燕雲録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馬寶貝盡為擄奪非人所說尺堪曰今日破國而掠取太甚天下後世所議於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是時子砥為寺丞使之管押隨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八至八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丁巳盡二月六日丙寅

二十七日丁巳雋在青城詔尋康王昕在中書舍人張澂齋詔開德府下訪尋康王初宗澤領兵駐於開德府

揚聲康王在軍中金人聞知以人馬護送中書舍人張

澂齎上蠟封詔召王還京師於城下呌問守禦人兵報

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屯駐去處金人與澂乃回

金人取索香藥并諸色人　宣和録曰金人來取内香

藥庫市易務藥物生熟藥太醫藥院及諸處營造彩

色藥工部頭司天臺隂陽官象牙犀角三千株蔡京

童貫王黼家姬四十七人大晟樂工三十六人

二十八日戊午駕在青城雪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

官接駕是日告報百官并赴南薫門接駕士庶𢇁塡充塞道路已而殊不聞耗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宫柳拂宫墻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黄昏人斷腸聞者莫不垂淚　大元帥府駐劉兵禦退金人　京東轉運判官閭丘陞召募勤王兵三千人赴大元帥府前屯濮州敵騎至濮州陞禦之又敵騎至曹州黄潛善兵禦退之范納趙野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書帥府哲將家子有膽畧以百騎分三隊道與

金人三四戰獲數級奪馬三匹以献
二十九日己未駕在青城金人來索諸人物　金人又
來索尚方藥餌以至罇罍籩豆徽至奕碁博戲之具無
不征索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人心扼腕殊不安貼留
守司奉聖旨令多差人搬擎所須儀仗等物後搬發盡
絶車駕還内又取應拜郊合用儀仗祭器朝服法物并
應扵御前大輦内臣諸局待詔手藝染行户少府監文
思院等處人匠秘書省車輅院官自二十五日捜索夫

人倡優等選擇又征求及戚里家女使等不可計數車輦運送者已盡肩輿以充債輸之家盡取無遺被選出城者號慟而去親戚有泣别於門者又押内官二十八人百伎工藝等千餘人赴軍中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民情極於皇皇廹於凍餒又多剖剥者五十貫賞以止絶殊不戢差董趙權司業監起書籍等差兵八千人赴軍前

三十日庚申駕在青城官吏士庶雲集候駕金人又索

諸人物是日又取畫匠百人醫官二百諸般百戲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打毬弟子七人鞍作十人玉匠一百人内臣五十人街市弟子五十人學士院待詔五人築毬供奉五人金銀匠八十人吏人五十人八作務五十人後苑作五十人司天臺官吏五十人弟子簾前小唱二十人雜戲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金輅玉輦法物駕儀仗駕頭皇后玉車宰相子弟車諸王法服宰相百官朝服皇后

衣服御馬御鞍御麈拂子御馬二十匹珊瑚鞭兩條御
前法物儀仗内家樂女樂大晟樂器鈞容班一百人并
樂器内官脚色國子監書庫官太常寺官吏秘書省書
庫官後苑作官吏五寺三監大夫合臺官吏左司吏部
官吏鴻臚寺官吏太醫局官吏市易户官吏大内圖夏
國圖天下州府尚書省圖百王寶籙宮圖相國寺圖五
岳觀圖神霄宮圖天寧寺圖本朝開立登寶位赦書舊
本夏國奏舉書本紙牋紅銅古器二萬五千酒一百檐

米五百石大牛車一千酒單一千涼傘一千大醫局靈寶丹二萬八千七百貼　封氏編年曰是日鮮内夫人及戚里女使以未巳午刻方以車載數百近南薰門時官吏亦俟駕於南薰門内而女使輩車上斥罵大呼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一日辛酉朔駕在青城糶譚稹家米撤高俅楊戩等第宅賣以濟民先是籍譚家貲約白米二千石豆粟

亦如之至是委發糶以濟小民又拆毀高俅楊戩第宅出賣柴薪

二日壬戌駕在青城金人再取索諸人物是日來取索妃后服玩璃玉器再要内夫人雜工伎伶人内官等家屬開封府追捕極峻穿係大繩交叉防送號呼不絕於道榜曰奉駕傳指揮多差人津送大金所須應干物色盡絕聖駕方回

三日癸亥駕在青城監國出令增置糶米場數十所金

人取絲一千萬斤河北絹絲六千八百疋

四日甲子開封府榜再根括金銀　汴都記曰先是正月内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十之一表段十之二惟絹有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有隱蔽同受軍法二月四日奉聖旨根括金銀應副大金已具了絶事狀却有取回軍前内官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致元帥怪怒差人賫鋤钁入城斸取内侍鄧珪及教坊

人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出榜再行根括
五日乙丑駕在青城太學生黃時偁上尼堪書書曰竊
聞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容悅
而憎鯁切取諛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偁淮
右寒生家習儒業老父嘗誨訓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罔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分固窮未嘗
敢以片辭辨是非方今國家艱難茍有見聞寧忍甘蹈
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為宋氏之臣不當以狂斐之辭干

冐元帥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内報吾
君之德外光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倆竊聞我
宋自崇寧以來奸臣誤國竊弄威柄者有之妨公害私
者有之大啟幸門壅遏言路而元帥因之遂有此舉
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自痛責斷自宸衷乃傳大
寶今聖皇帝即位以來遭丁國難然以孝行風彰天人
咸服今元帥歛城不下盖以此也伏覩去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國書止為催責金銀表段有云所須之外亦不

必取是知元帥行仁義之兵也比者聖駕躬詣軍門議加徽號幾一月遲留未歸詔旨雖曰軍前迎待禮數優異保無他虞奈何居民朝夕思念燃頂煉臂延頸跂踵以望御車之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斯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復索須他物絡繹不絕參酌以情雖不足以報萬一而方策所載自昔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證以國書似非初意愚竊惑之念我國家曩者傷財害民之事構怨連禍之人尚可目

也曰內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一須索惟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為我痛鋤其根株耶亦驅挈歸境以為侍奉之樂耶軍機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兵法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侈奢又曰為彫文刻鏤技巧舉飾而傷農事者禁之願元帥詳鑒此章孰思正論殺人以挺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奸復被新寵是猶禾莠相雜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漬月浸習以成風不害此

而害彼何時已矣時偶懵不知書愚不練事事雖切其意甚忠事雖小所關甚大方議修書鋪陳而見未及形言乃自禍嗚呼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老蠹巨惡難逃覆載中矣且如内侍藍訢醫官周道隆為平昔倖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前日寵恩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妄與間諜稱有金銀在家窖藏遂煩元帥恠問考斯人用心則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罪請論之昨明降聖旨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

恩雖盡力不可惜人情朕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只是有要者盡取於是有司累行勸諭及指為禁物稍有隙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罄其所有顧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苟可以報金國者髮膚不惜凡為臣子固為體國憂君足焉以上盡令送納據訴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元帥之恩輒至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慵逆無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至寶論當時根括指

揮已合誅戮竊恐逐人昨縁有司根取犒賞因被囚禁挾此為仇妄意生事罪尤不可赦也愚謂斯人正當擾攘之際猶敢懷奸罔上取快一時異日為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為君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大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諛言以玷大德將藍許等乞賜行遣狥首京城不惟掃蕩宿孽又少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全兩國之好以順生靈之請使鑾輿

早還禁御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不違命垂之青史傳
為盛事豈不韙哉

二帥請車駕赴毬會　宣和錄曰是日二帥傳令請皇
帝赴打毬會上在青城齋宮乘馬至毬場二帥令悉屏騎
從止何㮚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
向尼堪西面東向酒七行斡里雅布繡衣打毬為樂以獻
上曰今日得觀盛禮豈敢重勞元帥斡里雅布打毬罷就
令諸將打毬復酒二行上起身謝曰其久留軍前都人

望欲乞早歸尼堪云待那里去上失色更不復言罷歸

尼堪斡里雅布與上同上馬送至行宫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

上至幕次羣臣迎拜上悵然不怡何㮚色甚憂悶开等

策將安出簽斡里雅布策馬送上已有天命之言故也竟

夕憂惶不知所至聞軍前已擊毬車駕有還期都人大

悅至是傳言駕回接者不知幾千萬皆不能行晚云來

日入城　開封府榜再根括金銀除從官以上及合赴

常期外應干馬並限初七日盡數赴軍前交納

六日丙寅駕在青城金人變議遣内翰吳开學士莫儔持金人文字入城　宣和録曰是日早自百司官吏都人盡往南薰門接駕至未時敵人擫斷南薰門踏道自上出郊遣御帶王孝傑入城撫諭都人逐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傑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至晚金人遣内翰吳开莫儔持金人文字入城孫傅等數人讀號絶欲死閙初五日之擊

毬也國相就賔席執禮甚恭上語則起身側聽荅畢復坐而二太子馳擊堦下酒七行畢上離席曰欲入城國相者蹙額不懌既退二太子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或傳語莫能曉金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憫然上尤憂沮然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為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相來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國相語問所以歸之意荅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他衆謂歸期决矣咸有喜色至初六日拂旦來請

上即移駕扈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徽黄屋者衆方驚愕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各官於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讀詔訖數金人擁上乘馬而去繼引宰執從官跪聽衆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　偽楚録曰二月六日夜遣翰林學士承旨吴开翰林學士莫儔持書入城書曰大金元帥府遂以降表申奏今毋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人而

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
鳴祈請遂許自新旣而不改前非迹變愈速是致再討
猶敢抗師洎官兵併力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况近
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今旣伏罪且從
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旣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
行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别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兹
土其汴都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今請
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恭請上皇以下后妃

児女及親屬王公之屬出城仍勾集耆長僧道軍民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𠩄貴道德隆茂勲業耆舊素為衆𠩄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於此一令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佚得姓氏隨册建號𠩄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押安班貝勒都元帥

左闕幵儔又出上軍前批付留守孫傅云今月六日大金書詔以屢失盟誓别立異姓仍依宣旨專候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已次内旅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故當如此猶許舊地别立賢人其為百姓之幸非細今因元帥差人賫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為曉然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城諸事並依元帥指揮方是長計無拘舊分妄為禍亂速招連累　中興遺史曰初城陷之始上出郊尼堪索上具降表遣人持往其國至是復回持

到金國詔書讀畢尼堪令吴幵莫儔傳金國回文入城惟用事孫傳王時雍徐秉哲范瓊輩知之仍共相密議發遣龍德寧德兩宫及妃后親王駙馬之屬未敢使軍民通知時閭巷皆喧言消息不好而已　李若水抗論罵敵是日讀詔罷尼堪使蕭慶脱御服若水向前抱持上令不可脱云何得亂政此是大朝真天子你等外臣不得無禮左手抱上右手指尼堪以罵之被數番人打破口面流血扯過一邊見上脱了御服即時氣絶倒地

少頃人各散去若水亦稍甦有數十金人甲兵守之俄傳國相令云須管好李侍郎存在有謝寧者若水虞候也時在側遂令寧扶若水到青城左掖門側廊屋内將理　司馬樸移書二將責以大義先是朝廷凡遣使造金壁多不得見二將或踞坐帳中使甲士執引使者趨拜庭下司馬朴之使也問其族曰先祖大丞相光曰賢者之後稍加禮再往返召對宣德門除兵部侍郎城未陥時被拘留是日朴以金人變議移書二將責以大

義二帥雖不聽然重之　孫覿辭免制狀曰二月五日赴擊毬之集比還已不懌何㮚亦有憂色六日淵聖復遣臣抵孫傅命臣坐賜食且曰卿與朕同艱難之苦無憚行朕不忘卿也臣頓首曰主憂臣辱何憚一行既出獨怪聖語遣勞如此莫測其故比出館忽遇鐵騎數隊分立泰禋門外見之大驚行次籍田復為數騎所遮留止墻隅間而內使金淵亦來徐見三百餘騎自南北至田一夫舉鞭之而身在中矣未幾鄭寬之梁平王孝

竭王宗沔自城中來亦留不遣薄暮使人傳國相令召臣等入青城伺候内東門一人出小紙傳喚梁平王孝竭王宗沔金淵四人姓名與俱入留臣寬之待門外即見四人者出臣挽孝竭等問知其故驚悖失聲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八